三遷志卷之六

碑記二

宋延祐四年追封邾國公碑

蒼姬既沒祖龍當天三代典章一委灰燼寥寥千載天理民彝幸未泯絕逮我聖天子孝治天下雅尚儒術禮樂法度力復古制大成至聖文宣王既以加崇於先廟廼遣使乘傳遽持詔節鄒邑孟子廟追封其父為邾國公母為邾國宣獻夫人既畢禮承事郎鄒縣尹曹彬與其五十一代孫承事郎泗水縣尹孟祇祖議曰此歷代未行盛典宜樹豐

碑刻詔其七紀歲月其後以彰聖恩以傳不朽以
為鄉國榮且有以告詔後學詢之同列同列以為
然語之邑之耆舊耆舊莫不懽躍以共其事時律
猶留鄮命承德郎前尚書省照磨姜元鄉士許珪
來請文其石律辭不敢姜曰君之先師師導汪傳
聖學以教人者文筆列于廟庭君之先君嘗有功
於斯廟遺跡宛然非君所當辭律應曰予言若是
敢不敬從遂述三代典禮七篇之旨聖人傳授心
法以教有志于聖學者鄒國公奉崇以人君之禮
者何豈非以聖德繼道統之傳乎雖曰生有淑質

非母三遷之教能臻此乎春秋之法母而以子貴
況於父乎今其子封以公矣猶以庶人之禮祭其
父母可乎傳曰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
夫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此禮也何
曠世無聞乎廟故處東北陬自鄒國公新廟成遷
其父母神像于故殿蓋已有年今既加封欲刱建
宮室東南隙地時未暇及廼即故基而更其制冠
以冕旒服以五彩危危峩峩煌煌煒煒儼然南面
春秋祭祀一同其子非止為當世榮觀實鄒國公
欲報之德昊天罔極之心也孝子之事親仁人之

事夫也父母之心天地之心也知化則善其事窮
神則繼其志聖聖相承繼天立極所傳者何太極
未判陰陽始分乾坤大父母人物是生其理則為
之性其氣則為之形理則渾然一毫不容付之於
人性無不善氣有不齊所稟或異加以物誘賢愚
是分氣質清明義理昭著生而知之聖人也變化
其質克去己私復還天理學而知之極其至亦聖
人也此堯舜湯武性之反之同歸於聖也蔽之厚
者牢不開誘之固者堅不可破良心陷溺自暴自
棄流而下愚聖人憂之設教 教人累聖相傳者是

道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
堯舜禹之相授受也見而知之者禹臯陶也聞而
知之者則湯也湯之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
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是湯不墜其傳也見而知之
者伊尹萊朱也聞而知之者則文王也文王之緝
熙敬止武王之皇建有極其傳不絕孔子之言性
與天道曾子之忠恕子思天命之謂性傳及孟子
性善之說浩然之氣擴前聖之所蘊以公孫丑告
子之徒反復論辯仁內義外之別盡心知性以知
天存心養性以事天人皆可以為堯舜參天地贊

佗肓以爲闢楊墨之功不在禹下者非知孟子者也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理行乎其中是理也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體物而不可遺無聲無臭無氣與形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鳶飛戾天魚躍于淵隨處充滿無少欠缺萬殊一本一本萬殊費而隱隱而費散之萬殊悉具吾心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日用之間從容閒暇萬變酬酢物各付物內外照融物我無間胷次悠然上下與天地同流仰不愧俯不怍心廣體胖何思何慮其氣浩然充塞天地譬天地之至誠萬物各得其所推之治道堯

帝力何有於我舜之無為而治湯之格于皇天
亦不外是孟子有得於此所以告齊梁之君者也
五伯之辯義利之分好貨好色之喻無非絜矩之
義是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以至保四海不過善
推其所為而已矣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
下平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
不和四靈畢至此孟子所以道傳累聖之心法歷
百王不易泝流窮源是皆此孟母之教之故也是
理也在宇宙間一息不停萬世一日千四百年知
者其誰功利之習詞章之技愈久愈分子周子太

極圖重門混沌二程受之有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氣妖一掃日月重光自是而下游楊尹謝逮及朱張咸明是道先聖後聖其揆則一由朱張而來至于今百有餘歲傳是道以教人者誰歟然則聖人之道果絕傳歟天理民彝今猶昔也堯舜塗人同具是理舜何人也予何人也學者可不堯舜當今科舉之制義理是崇盡掃往昔浮世之弊法三代取士之法先儒極言而未行者後學誠能有志於聖人傳心之法知言養氣以復其人之所以與我者以繼往聖以應明詔異日

之事業堯舜其君堯舜其民皆吾分內事聖天子
孝根天性上事太后曲盡其誠下待群臣仁及祖
宗近世傳道諸儒畢列從祀尊崇先聖先賢上逮
父母充是道也以見歌擊壤變時雍不難矣至於
文章制度明昭美下恐有司奉行弗至如曹彬可
謂能恭承上命不廢其職學者莫不觀感踴躍以
趨於道哉
延祐四年夏四月辛酉承務郎同知嶧州事吳律
譔

至元三年丁丑重修孟母斷機堂記

道當周孔垂之統而孟子生之傳堯舜授受之微
以上繼列聖下仁無窮而母實成之然則孟子道
在其傳而孟母天屬其任矣夫以去聖人一間未
斯安行母非陶融屬蜀果安在豈道傳者子道任者
母無非天耶星去躔度幾千載堂之所系人誰寃
斯魯鄒縣舊有斷機堂列女傳謂母斷機喩先師
以學不可止者成毀相尋僅存荒礫使者楊君國
賢接部及此謁思孟廟餘咨子思子縣書臺而北
顧檻墟興感移時時邑無尹即廡舉滕倅郝君攝
其事俾崇廟貌將事既謹不日告成禮幣走傳二

劉伯莊具狀以詰明云願有記予慨嘆曰道冠天地
而元氣之運人性參贊以成其功尚何斯堂廢興
之有與然日久則堂之所係可知矣載瞻載仰啓
迪在中或父兄相道以仁母子相勗以義積學以
勉其所未能力行以達其所未至海內學校所不
得與者即先師母子之教油然浹里閭以及天下
嗚呼楊君國賢其眞其部使者哉是為記君忠孝名
家宜其知所先後滕倅博士伯莊復能知使者意
力敏斯役亦將必有見于世云時
至元三年丁丑冬十二月　日奎章閣學士李洞

記

至正五年乙酉宣獻夫人新像記

列女傳所載夫人三遷以教孟子斷機以勗其學賢竊嘗為之說彼日月之昭昭江海之浩浩其為天地之大用者非自為也而為於造物孟子承三聖闢邪說俾既晦之道其明如日月之昭昭垂絕之緒其用如江海之浩浩功及百世先儒有功不在禹下之論者固其所耶繇是推之夫人亦聖人之造物歟非若他為母者一行一節之賢遂登祀典為其門生孫子思報之心未容不深且遠矣鄉

邑巽隅有臺崇丈許曰縣書臺世傳為孟子故宅
元貞元年邑尹司君居敬因建沂國公書院于左
追往意也又臺下構室曰斷機思懿範也然無神
像綿歷既久室頗摧壞至元丁丑冬僉憲楊君文
書訥命有司重葺經筵學士濟南李君泂記之至
正四年耆儒馬吉子李元彬李儼等同
亞聖五十二世孫族長孟惟讓購工人任城黃國器
埏埴作像冠服擬一品命婦端嚴古雅甚得其制
祠前與書院相過中起墉分為二區前別闢門宇
禮也功畢九月末旬吉日邑士暨諸孫駿奔咸集

交相忭慶如覲生存齎籩實豆以牲酒致享既該
事命質為記質門生也方主教孟祠故以蕪陋讓
迺恭為記質竊謂世有古今時有升降天理人心
未嘗有渝者性善故也夫人懿教所施相去今幾
二千載其功盖著其德彌光褒封寅祀以至此之
盛者非天使然耶門生士子覲其容感其教忭手
靡不興起是心者人性之善豈非驗歟剡為子孫
者被澤之深蒙教之遠朝夕陟降覲而感之宜如
何哉周旋洒掃日嚴奉侍若聆音語有事輒告有
新必薦篤其誠孝其庶矣乎仍作祀神樂三章

辭曰

繄聖母兮振賢風三徙教兮成孟公神功默兮造

物通其流溥兮傳無窮

築靈祠兮臺之下儼慈容兮冠佩古錫徽封兮謁

光榮伊千祀兮居故所

俎豆陳兮薦時新門生孫子羅許許沂國書舍比

芳隣南山有夷斯無存

至正五年乙酉季冬吉日南津鄭質撰

國朝洪武四年辛亥孟母斷機圖

傳稱三遷之教久矣今觀是圖益信其母之賢也

孟子非母不能成如是之學母非子不能顯如是
之名子之聖由母而成母之賢由子而著此七篇
之書所以繼往聖而開來學者實由母之一喻啓
之也豈後日之伏劒剪髮者可以同日而語耶
洪武四年辛亥進士姑蘇後學吳能敬題

洪武五年壬子孟母斷機祠賛

古有胎教實謹厥初生焉而長學可緩歟學也有
師古訓是式日就月將允有令德懿惟孟母克教
厥子始而三遷慎厥攸止賢哉子輿孔孫是師師
訓惟謹母言敢違母也惟賢斷機以喻中途輟學

曰循此故斷機圖緒學輟曷成緝之熙之底于光
明人誰無母克教者稀間或有焉孰喻以機父而
教子且有未至矧為母者罕聞于世有母若孟厥
子乃賢有子若孟母德著焉知言養氣亦克允蹈
教明性學治闡王道人心斯正楊墨斯闢三聖是
承允矣宏緒著書七篇垂訓遠而不有賢母曷克
若茲峩峩嶧山鍾靈發祥曰古邾國苗裔其昌斷
機有碑㬋書有臺肯構肯堂聞再後來矢我厥詞
銘于堅石世為母者是效是則
賜同進士出身將仕郎鄒縣縣丞鄧原忠書

孟氏宗子思諒謹立石

洪武二十八年乙亥山東按察司僉事王亨等

捐俸重修宣獻夫人祠堂記

予生長古毘陵幼嘗讀公七篇書知立言垂訓之大旨然性質不敏未能盡窺公之精藴每恨弗獲生於彼時也今年夏五月奉
命來僉山東憲冬十二月丁丑予以
王事及參議康公從監察御史畄公如滕巳卯過鄒道經公廟事嚴弗果謁越三日壬午事卒還自滕始得相率入廟而展拜焉恭觀儀像生氣猶存使人

不能不為興起及訪公母宣獻夫人廟歲久傾頹
不復修建仰而慨然嘆曰噫公之學雖成於洙泗
師友之傳實本於三遷慈母之教今公享祀有廟
而母無棲神之所甚失報本之意豈不深可惜哉
於是各捐已俸命有司募工仍其舊址而更新之
且俾五十四代孫思儒暨伊姪克仁董其事二公
咸謂予此舉有關於世教予不可以不誌予固辭
不獲因悉次是語俾刻石廟右以紀歲月云

山東監察御史苗秀

山東布政使司右參議康民遠

山東按察司僉事王亨述

正統四年己未重修斷機堂塑像記

鄒邑爲魯禮義邦實鄒國亞聖公所生之地世傳

縣書臺次即其故居先是元邑宰司君居敬創建

沂國公書訥命有司葺之至正間耆儒馬亨李儼

李元彬偕五十二代孫族長孟惟讓購工塑夫人

像爲一品命婦之制於中然堂宇之創病於湫隘

淩於風雨像塑之設掩於塵坌久則剥落大明洪

熙元年㑹侯來尹是邑下車祇謁顧瞻慨嘆久之

曰是不可不改爲也越明年政通人和廢墜畢舉

遂召邑之士夫暨孟氏族而告之曰名教之設所當先茲不可緩矣捐己俸以率之鳩工積財撤堂宇而廣之飾舊像而新之經始於正統四年春告成於是年之秋由是棟宇宏麗新廟翼翼于以稱瞻仰像設整飾容儀嚴雅足以起敬思邑之大夫孟氏子孫莫不稽首胥慶曰吾侯崇奉先哲子惠吾民吾邑何幸哉既迺擇日潔牲醴率虔告享竣事己丑十四代孫族長孟思儒不沒侯之功來求記於予竊惟豪傑之才挺生七國爭雄之時聖王不作處士橫議楊墨之道不息聖人之道不行天

下貿貿焉莫知所〻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公攘剔
異端扶植正道嘗答公都子好辯之問曰我欲正
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使萬世永
賴不在禹下者其功何如哉原其所自繇母夫人
三遷致蒙養之正斷機成學行之篤故集義養氣
之旨足以開後學性善堯舜之說足以破群疑聖
道之傳千載猶一日雖曰公之功寔懿訓之力也
噫非母無以成其子非子無以尊其母此廟祀之
崇像設之嚴匪今斯今振古若茲者以其天理在
人心者不泯良有自也今房侯有君子之德推

字之心以為邑又能崇尚道學敦教化俗克繼前
軌適駿舊觀以崇祀事可謂能擴充是心而知所
先務者歟允宜志之堅石以告來者侯名嵒字魯
瞻滑臺人也

孔顏孟三氏教授司教授清江裴侃撰

正統九年甲子重修邾國公宣獻夫人祠堂記

紹洙泗之道統而為百世師仰泰山之氣象而享
千載祀其惟鄒國亞聖公乎豈無所自耶本賢母
教育之方也孟亞聖父邾國公殁幼被母宣獻夫
人三遷以示其訓斷機以勸其學凡嘉言善行載

在傳記赫赫尚如前日嗚呼當戰國從衡之際異
端蠭起之時三綱倫九法斁天下寥寥然曾一人
有為宣獻夫人之為母者乎是知其子雖命世大
才亦本乎賢母教育之方故能師事子思以承先
聖距楊墨闢邪說陳堯舜之道於時君作七篇之
書以垂世而享廟祀褒崇悠久者良有所自詎偶
然哉一旦亞聖五十六代孫希璉諗余曰吾祖廟
制曰宋元迄今幾五百年矣其間或刱之而未閎
或修之而久廢畧無足觀者於是大尹房侯協同
寅捐俸鳩工經營廟宇煥然增麗路寢孔安惟兹

祠堂既又落成願請記之且萬物本乎天人必本
乎祖孟氏子子孫孫繼繼繩繩而罄其報本追遠
之誠以延乎德澤無疆之祚則凡天下縉紳士大
夫之志於斯瞻仰起敬者其必有感於孝侯作廟
之力也魯頌曰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孝侯之謂也
惜余不能如詩人為孝侯諸公姑為記以俟來者
云

大明正統九年歲次甲子黃鍾月良日

亞聖五十六代孫孟希璉立石

天順五年辛巳重修孟母斷機祠記

孟母斷機祠在鄒縣城東南隅曝書臺西東去子
思書院僅百步自前至今其興廢補敝者不知其
幾也永樂宣德中知縣朱瑤彥岳相繼重修逮今
又壞縣丞宋融景仰賢範志欲修復乃捐俸金構
材庀事而同寅侯服李真馬鏞亦皆以貲來助乃
撤其舊而新之祠為間者三為楹者七架冊置於
朽鏝飾金碧於棟宇彩章炳煥像設儼然鄉人老
穉過之者莫不瞻拜敦禮贊美公之用心而茲祠
之再遇也工既告成亞聖公之五十六代孫希璉
來徵言為記予惟天下古今稱母道之賢能成其

子之志者不曰陶母𨚗母則曰孟母然陶母翦髮
延賓𨚗母丸膽教子固善矣而其子之成不過躋
顯位而已豈若孟母斷機飭厲其子卒傳道統有
功于天下後世也觀其距楊墨闢異端閑先聖之
道功不禹下先正論之曰禹之功不過救民之生
孟子乃能正民之心苟心有不正雖生何益哉此
孟子之所以有功於天下後世也明矣考之孟子
自少失怙賴母仉氏全婦道於四德本母教於三
遷隨事規戒習與性成長師子思有所造就嘗與
門人公孫丑萬章之徒述孔子之意作為孟子七

篇以為後學階梯初游學齊梁之間未成而歸母
怒引刀趨機斷之曰是織也累絲成寸積寸成尺
如斯不已遂成丈匹子之廢學得無似之乎孟子
懼而復出就學遂成大儒卒以亞聖之功配享廟
庭而與天地相為悠久也觀其子之功因其母之
賢之在人心者詎可一日忘之哉此斷機之祠所
以建而予文之所以作也朱丞之用心亦勤矣哉
宜希璉請文以彰之也書其事以告於鄒魯之人
豈特為其子孫勸將以為天下後世為人子母者
勸焉

賜進士陝西參知政事前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
知制誥寧陽許彬撰文
中順大夫兗州府知府降郡郭鑑書丹
宣聖六十一代孫襲封衍聖公孔弘緒篆額
天順五年辛巳亞聖五十六代孫翰林院世襲五
經博士孟希文立石
元貞元年乙未中庸精舍記
騶人相傳孟子故宅在縣東南隅其邑前臨因利
溝南揖文賢閣泗川挹抱好事者築縣書臺其間
則昔日固有廬舍又縣治東隙地今為淫祠者舊

名子思講堂謂子孟子傳道于此按孟母三徙自墓而市自市而學宮旁此地母所徙耶孟子他日歸邪受學故當在魯豈子思子時至鄒耶歷世滋久文字不完傳信傳疑人心所鄉何如耳今千六百餘年矣邑人猶曰此故宅也此講堂也洞洞屬屬如將見之可不因人心所鄉以存其跡乎東陽司君敬齋尹茲邑暨達魯花赤木忽難主簿兼尉趙國祥元貞元年復故宅遺跡闢門修垣以來之爰寄講堂于縣書臺樓曰中庸精舍子思子南面子孟子西鄉侍皆章甫玄端危坐儼然昔日授受之容

謂顉曰思孟往矣相傳之旨具在方冊子盍揭以
示人副鄉人鄉慕之志顉謝曰何足以知之然嘗
以聞之先哲曾子事孔子於洙泗之間問答纖悉
若禮記曾子問者多矣其為學篤實切已惜乎嘉
言善行不盡傳也孔子曰吾道一以貫之乃聖人
傳心之要曾子一唯授之子思子思述之作中庸
一篇首曰天命之謂性即曾子以聞一貫者其書
舉孔子誠者天之道之言以指全體自謂君子之
道費而隱之言兼指體用子思親切為人之意獨
孟子得之其曰性善子思天命之謂其曰思誠子

思誠之之謂其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強恕
而行則體用兼該至誠不誠之效與無息致曲者
無以異授受之旨若合符契至於人心人路安宅
正路四端四體乃其神會心得而知言養氣又身
親實用其力者於是盡心知性以造其理存心養
性以履其事知天而不以夭壽二其心事天而能
修身以俟死造詣於知之盡仁之至其用極於過
化存神之妙故雖禹稷顏子曾子子思迹異而道
同承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成春秋
繼名世者平治天下而不得辭也學者沉潛反覆

於焉有得子思孟子言論常體諸身聖門之學未
墜於地不能無望於今之升斯堂者或曰聖人之
道乃夫人日用所當行如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
友是已今而高談性命毋乃又淪於空虛而無實用
耶是不然性者天賦於人物之理而誠則天理在
我之實然者曰得於天者言之則渾然一理及其
散於萬事則物物一理人能窮是理知其皆本於
天則知物物各有其則不容一毫之私間乎其間
是則子思之誠之孟子之思誠三綱五常之道胥
此焉出豈釋老空談比耶周元公接孟子之傳通

言四十章始之以誠繼而曰誠神幾自發微不可
見以至於充周不可窮皆寂然不動者塞之其旨
微矣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斯道也伏羲以來
聖聖相承其在人心固無古今之殊也嗟夫子思
孟子不可作也故宅講堂遺跡僅存縣學既建又
立精舍以明斯道之所以有德於鄉人甚厚亦非
私於鄒也千載之下必有來哲門風興起如孟子
稱百世之師而企慕乎親炙之者故因其迹而敘
傳心之要云
孔顔孟三氏教授導江張頦記

濟南趙靖書丹并篆額

建義副尉達魯花赤忽哥立石

元貞元年中庸精舍碑陰記

孟子故宅其傳有自來矣而邑民家屬居敬一日長于斯爰念闕里孔子之宮歷二千年中間雖魯共王猶不壞孟子實接孔子之統其居湮沒忝尹斯邑實不遑寧顧欲闢斯土樹松栢以寓召伯甘棠之意又以子思講堂在縣治東亦欲復舊廢幾鄒人士景仰而知興起其處有神祠居敬妄謂聖賢以斯道覺斯民功萬世神而有知固當辟正堂

以舍使據聖賢之居以揚其靈恐不能妥侑乎是況籍此錫百福於斯邑神必不然苟佗所奉而遷之神得以求厥祀而聖賢之跡不廢則皆曰懼神之不我福也不敢居敬學未知方見義不勇無以解一時之惑於是召居故宅者與之謀咸樂徙乃度其丈尺酬之以幣建屋像子思孟子名曰淵源以寓講堂繚以周垣設重門揭大榜篆曝書臺于石入門則與孟母三徙之思升堂則如在孟子受業之日登臺則知登高自卑而極高明為入道之方豈徒曰存古而已惟茂樹以為斯堂之蔭鑿磴

以致斯臺之故則坐秩當去不暇若斯二者與後
講堂故處尚有望于後之人是堂之成也邑人咸
喜重譯而從宦焉者亟求署名于石惟恐不得與
於斯于以見聖賢之化入人也深而得於觀感者
無遠不留於是取基址之廣袤棟宇之數制記文
不得載者具列碑陰鄒縣尹兼管本縣諸軍奧魯
勸農事司居敬記
邑人揚秉秀書丹
鄒縣儒學教授劉之美立石
大德六年壬寅滕州知州尚敏創立中庸書院

記

滕州知州尚侯臨事有斷寬猛得宜不期年政成
廢舉墜歷屬縣至鄒以子思子孟子傳道之先師
孟母三遷之賢母齋戒越宿致祭於祠下禮成而
退創立中庸書院侯實主之使鄒之學者養育成
就四方士子有所依歸賢侯之恵庸有既乎景亮
特忝居師席目擊茲事喜而跋數語以紀其歲月
云侯諱敏字伯達汴梁人
大德六年壬寅夏六月二十有一日將仕郎山東
東西道肅政廉訪司照磨官東平景亮識并書

大德九年乙巳中庸書院開堂訓辭

豫東辛後學於道無聞向者卜居汶上夫子講堂學者不以豫之不敏擕簦負笈陸續而來自四方每以無及人之善爲愧況此鄒邑實聖賢之地禮義之鄉大夫士其教子義方訂已講之熟矣尚何所復容愚不肖之喙哉茲者伏蒙衍聖公襲封之書邑大夫諸公之踈遠賜招延固辭不獲輒顔承命登此講習俾速爲諸生講說道義雖不敢當然區區所有亦不得不申之言竊聞古之學者始學爲君子終學爲聖人論語篇首云人不知而不慍

不亦君子乎卷末復言不知命無以為君子有以
見聖人立教俾學者為君子是為急務盖知所以
為君子則知所以為聖人則必知其有聖賢傳之
聖賢之學不外乎至於中而止也是以堯授舜舜
授禹惟曰精一執中至於殷之建中周之建極皆
此道也逮吾夫子雖不得其位以行其道而其所
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又有賢於堯舜者當是時
也夫子傳之曾子曾子傳之子思而作為大中之
書開淑後人以詔來世復再傳而得孟氏為能推
廣二書以承先聖之傳是謂鄒魯之學也粤自杏

壇基廢書臺跡蕪生學士溺其詞章末技其學淺
近而弗有實用傳道之統亦幾乎熄矣賴有近世
大儒有若王通論語性中說是謂河汾之學又若
河南二程受業於舂陵周元公是謂伊洛之學又
若胡安明體用以教門人是謂蘇潤之學又繼而
得晦翁朱夫子集厥大成其道益著是謂考亭之
學如諸公輩皆非鄒魯之人也而能接堯舜之統
緒發孔孟之淵源大哉學乎今吾儕生於我鄒魯
長於我鄒魯其學又當何如哉嗚呼世道有隆替
人心無古今今之鄒魯即古之鄒魯也孔孟之道

豈不在人而未墜乎同志者當蚤正其學而熟講
之但恐路頭一差終身茫然不知所向也然則求
其入道之門奚為而可幸望遵循朱文公讀書之
序先大學次論語孟子次中庸逐遞作功程而漸
進可也盖不先乎大學無以提絜綱領而盡論孟
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
歸趣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讀四書者又
不可不先於大學學者不為君子則已苟有志於
君子之道者請由是而之焉其或舍此不務而屑
然點墨濡毫摛章繪句騈花驪草嘲風詠月文下

載道既不可以經天緯地詩亡風雅又不以扶衰
救弊抑不知雕蟲篆刻連編累牘竟何補於世哉
矧兹書院扁曰中庸而我輩於聖賢傳道之統慢
不加省徒欲嘔詩緝文為事業俾我
先師思孟閔聞知猶可說也如其有靈則神其不以
為汙乎詞章之弊苟不除徒有先覺大人典教於
是堂亦難玉汝於成也來汝小子自今以始要在
平心易氣涵養仁義禮智之根疏鑿性命道德之
源自考亭之學始泉而達之接蘇湖之瀾衍伊洛
之波決河汾之流挽而通之洙泗之正派使聖賢

之學復興於此顧不為鄒魯千載之美歟又況我
皇元方且崇儒重道勵精求治未暇計科以取士
政望聖賢父之學復生於今日庶幾成德之君子類
聚於清朝以冀萬世太平之基有志於學者辨之在
蚤無失其時大不可以詞章之故為自累雖然詞
章之學一脉未絕適為今世之好尚似未可偏廢
愚亦安能以一葦為中流砥柱乎但君子之學孰
為輕重孰為緩急惟諸生其自擇焉學云學云詞
章云乎哉其各勉思毋忽

大德九年乙巳二月十三日汝南野人馬豫敬書

于鄒縣中庸書院之率性堂

大德九年乙巳淵源堂記

鄒縣城東南隅之陽因利溝之陰有子思之堂名曰淵源乃子思子傳道於孟子之地也夫淵源者水所出之根源也子思傳道之統有自來矣亦猶水之出於淵源水有淵源則流之不竭道有淵源則傳之無獘發江自岷峨河自崑崙其安流則滔滔東逝入海而止此流之不竭水之有淵源者如是也及其泛濫則洪水横流使吾民不化而為魚鱉者幾希是時伯禹治之千載之功未能忘也若

夫道始于天地之先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不以
握求之於日用之間則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
友也其體仁義禮智信其用則見於君臣有義父
子有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萬世常行
而無弊此傳之無窮而道之有淵源者如是也及
其人倫不正風俗薄惡教化不行天理廢缺為君
者不盡其禮為臣者不盡其忠為父者不盡其慈
為子者不盡其孝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夫有五常之禮尊卑上下之分若非傳道者相繼
而扶持之則人倫之道亦幾乎熄矣尚賴夫堯傳

之舜舜傳之禹禹傳之湯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
周公傳之孔子雖不得位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
功反有倍於堯舜者孔門之徒有三千達者七十
二人惟曾子獨能傳孔子之道曾子復傳之於子
思子思又傳之於孟子斯道之流千百年之後皆
得其淵源之正派而傳之無窮者也嗚呼自孟子
沒而不得傳焉惜乎嘉言善行不盡傳於世也後
之學道者不入于楊則入於墨楊墨學仁義而差
者也分轍而異途夫淵源之正派舍夫堯舜禹湯
周孔之道務為空虛寂滅棄其三綱五常之理行

一己之私見楊氏爲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爲墨氏兼愛視父母猶路人其流至於無父無君與禽獸何異則離於聖人之道遠矣凡學吾聖人之道者當探其源本究尋其正派窮堯舜禹湯周孔之道明三綱五常之理無毫釐之差可也如淵源一差則駸駸然入於楊墨之道其流至於無父無君入於禽獸之域矣可不愼哉今謹書思孟傳道之正流宣諸壁門俾後之登斯堂者必有能尋流泝源回瀾於既倒障百川而東之使洙泗正派流之不竭未必不由此堂出也堂名淵源其在茲乎歟

告鄉人億萬斯年無廢此堂亦羊存禮在之意也
大德九年二月十三日汝南野人馬豫謹書記

延祐元年甲寅中庸精舍書籍之記

鄒城巽隅外壖南抵因利溝世傳為孟子宅故基
邑宰司居敬創子思祠室四楹於縣書臺東以孟
子侍坐號中庸精舍崇傳道之始不忘本也厥後
縣尹宋彰構講堂於堂後扁以率性齋舍廚庫翼
於東西主善私第列於左計三十有餘間廣庇士
樂育才也里人承德郎尚書省照磨姜元捐俸金
構大字九經正義溫公全鑑樂與貧士共之助成

德也猗歟盛哉原三君子之用心固皆敦本抑末
以厚風俗為志也然而邑尹雖勞心力以權威臨
下為之其勢甚易照磨富非陶朱猗頓能費數千
緡置書以惠衆此人情所甚難視世之文齋雖一
毫不資利於人者相去不知其幾千級矣嗚呼鄒
乃孟子之鄉國也斯地乃子思倡道傳心處也書
院既立生徒既聚若經史不備無以資為學之本
則造道者自何而入乎斯照磨惠書之雅意也而
今而後凡讀書為業者入斯院啓斯書一則當思
思孟傳聖人心建立人極綱紀萬事即是必達之

天下以爲垂教之意不過明君臣父子夫婦長幼
朋友之理而擴充之不可不謹也二則當思精舍
講堂立名之義亦中庸率性名殊理同天下之大本
萬物之一原罔不根於心而備於我出入周旋瞻
覩充擴以成履德之不可不勉也三則當思惠書之
意忠於後進推其有成孝弟忠信揚名顯親風俗
淳厚章去澆漓以答吾惠書之美意不可有所負也
是故三者苟或不忘則天下之理知理雖衆多則
無不載於九經亦必無一不具於吾心也以其吾心
爲氣稟物欲所汨沒若處蔀障之下蔽翳深厚莫覩

其明若欲開之非九經則罔知其可況九經載天
地之心聖賢明是心以相傳開天下後世之聾瞽
如撤去蔀障而俾覩青天學者舍是而他求焉則
奚異耳目自泥塗雖然讀是經而不明其用心之
所以然則經自經心自心其理終莫能該貫而合
萬為一矣若得其要由此以進得寸行寸得尺行
尺真積力久德業有成居廣居行大道天爵修人
爵至未有不由九經以致者也誠至乎是則當曰
我之所得我之所榮則精舍經史之力也念茲在
茲以己之忠厚不忘吾之忠厚茲鄉邑之盛事

也俾天下聞之孰不喜乎於是前監縣帖木兒不花暨邑士趙璋劉之美纍佐張忠輩同辭請僕記之辭弗獲勉書其大槩云

延祐改元春三月望日監察御史後學西鄆劉泰撰

延祐四年丁巳中庸書院緡田之記 二

夏商周三代而下明人倫之道者曰校曰序曰庠也逮聖朝開創以來凡行詔誥必先以學爲急務而不緩也按史傳孟子生於鄒被慈母三遷之教師孔子之孫子思言稱堯舜辭闢楊墨功不下於

太禹封

亞聖鄒國公配享

宣聖廟血食後世壽終於冬至之日里人悲感遂輟
賀冬之禮至今成俗異於他郡以人情追慕之深
故也前縣尹恩州司居敬仲可於城之東南因利
溝濵孟子故宅曝書臺東即思孟授受之地構王
殿曰中庸精舍導江張先生文石具刻其詳既而
鄒尹藤縣宋彰顯之創建講堂曰率性齋廚廪庫
莫不畢備又為學官居室其左規制一新鄉人樂
助贍學之貲數千緡月增利息敎請主善訓誨後

進商河縣劉遵禮仲平來尹是邑市田亦爲此也
既有承德郎前山西書省照磨姜元舜舉施書千卷
既勤堅珉延祐二年乙卯春承事郎令縣尹臨淄
曹侯明彬余文督發政之初首以書院出貸學錢
惟存二十八定餘緣者詭名迷失廩計司勝陽前知
州鄭議不能追徵者侯乃悉徵之矣其增益之利
倍於往昔若非公正其孰能然遂買桑田募佃客
依鄉原分收絲粒以備師生廩膳仍於里社選民
之俊秀子弟赴書院讀書朔望率司熟講明經史
通曉道義學不厭誨不倦承承繼繼務要成效以

偹國朝選用夫耒百院之興始於司寇終於曹侯盖
没始者亦成終者有難曹侯能成終者也後之君子
觀此盛事豈不增利息而益頃畝為其心　見置
贍學粢田一百六十大畝九分實在中統鈔七百
錠餘其列於碑陰法廢為求久之傳邑人劉之美序
始末而為之記并書題額
致武校尉達魯花赤馬達忽副達魯花赤伯顏不
花
進義校尉主簿兼尉忽都答兒縣尉羅璧巡檢王允
濟典史陳政儒學教諭陳從政

先師亞聖鄒國公五十一代孫承事郎前泗水縣尹

孟起祖書

天曆二年己巳子思書院學田記

鄒之中庸精舍即沂國公授受故址而為之者也元貞初邑尹司居敬治之大德間宋尹彰終之宋尹又首率好事者鳩楮幣二萬緡敷于邑大姓收其子以給祭若延師費延祐改元劉尹遵禮慮學無田非久長計始割楮幣一萬五百二十二緡買田一百八十五畝七分二年朝廷改為子思書院設山長以司訓導曹尹彬又割楮幣七千四百二

十五緡買田二百九十七畝募民耕佃之歲收其
入以廩師生仍刻田之疆畔頃畝于石陰是後山
長曹德輝卜習吉又相繼買田十有六券計八頃
一十畝有奇泰定丙寅宣聖五十四代孫孔君思
本來為山長課講之暇召典者稽覈學背著田租
之數悉名存實亡率為豪右之所假貸洎黠民之
所逋負即條列其主名復于有司上于襲慶府府
移文憲司憲司符知滕州事曹鐸嚴督鄒之官吏
立期以徵時監縣帖哥洎尹王思明簿鄭惟良典
史岳珪相與協力辨集未幾追已完君又買田三

券計一項八十有九畝仍改募佃者以革其弊先是春秋祭沂國公割楮幣三百緡君以為不足以備應品迺援孟氏祀鄒國公例比十殺其二請春秋祭割楮幣八百緡朔望禮二百四十緡上于省部從之由是牲幣豐腆儀物畢備又慮其楮緡田畝久將湮昧也乃件其數之大總將勒諸石俾來者有所稽介友人泗水教諭李之質以記來請噫學之有田尚矣洪惟我國朝尊禮先聖先師崇學育才自京師至于郡邑莫不有學而學莫不有田皆為奉祭祀廩師生設也況鄒乃聖賢之鄉茲書

院又淵源之地苟無田以贍給之可乎良令長既
相繼築臺構室而崇修之賢士夫復鳩貲買田以
廩贍之孔君又湔垢澣弊而更新之作者非一人
成者非一日厥惟艱哉抑繼自今凡宰邑者以司
宋創始之志為志庠序安有不興者耶職教者以
孔君圖終終之心為心貲業安有不植者耶若乃
侵假欺貸並緣為市又豈望於後人者耶予既為
之記復書此於末俾來者知所警云
天曆二年二月下旬吉日翰林院編修官王思誠
記

元文宗至順二年庚午勅封子思子為沂國述

聖公御製碑記

上天眷命皇帝聖旨昔曾子得聖人之傳而子思克承
厥統稽夫中庸之一書實開聖學於千載朕自臨
御以來每以加惠斯文為念萬幾之暇覽觀載籍
至於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惟留意焉夫爵秩
之崇既隆於外配景行之懿可沒于褒加於戲有
仲尼作於前孰儷世家之盛得孟子振其後益昌
斯道之傳暨命其承茂隆丕緒可加封沂國述聖
公主者施行

至元三年丁丑重修曝書臺碑陰記

沂國述聖公昔居鄒孟子此祠世傳以為故庠少西有臺崇二丈許名曰曝書臺下即孟子居也元貞間縣尹司公既創祠興學因加甓於是上又立石大揭其名迨至元二年丙子夏六月僕承乏是邑易至順二年加封詔文于石樹之日偕邑耆儒馬亭李儼三氏教授李元彬登是臺司公立者已仆且斷諸公僉曰宜復其舊迺求摹辛泉楊公故書立之楊桓字武子元翰林承旨曲阜人居辛泉自號辛泉即沂水地志以為有溫泉即此也又名遶泉古有泉宮廢址存焉楊桓子曰克明自號辛泉後人能篆嘗篆曝書臺三字故曰求摹

辛泉楊公故書立之嗚呼古今一天也聖賢一心也二公去
世雖遠其心昭然如日星之存登是臺覩二公之
居感二公之心非如二公之存耶後雖千百年又
豈非一日也
至元三年丁丑夏四月朔鄒縣尹張銓記
至正四年甲申子思書院新廟記
宣聖五十三代孫子思書院山長渙持前國子生今
嘉議大夫襲封衍聖公克堅書謂畧在膠庠獲覩
函丈比者有司新崇吾三葉祖沂國公廟煥然一
新黼黻其事匪鉅筆弗稱敢載拜請迪固不肖

然艾以儒業長以儒行老以儒師孔氏徒也翊衍聖公昔嘗執經成均安敢以不敏辭謹按溴狀鄒邑郭南之巽隅耆宿傳疑為沂國之故地或云邑東隙地乃子思講學故基即孟子幼被母訓三徙其側就學遺址元貞改元鄒尹司居敬即其址構堂四楹曰中庸精舍扁以淵源中有思孟燕居授受容春秋朔望祀之大德間宋尹彰因擴為書院請額設官朝廷允之許立子思書院置山長一員職視大庠校官然地卑堂隘前弗盈再楹復瀆因利溝歲夏秋屢圮於水沮洳弗能垣分憲按治至

郝觀其湫隘每命改築累政狃畢恬陋因循迄今
東昌鄧彥禮錄集賢掾來尹是邑以興學毓士為
急乃屬耆儒曰夫子之道微公其孰承孟子之學
微公其孰啓三綱五常萬世弗紊公之德也率性
修道肖原天命公之功也前代爵以上公聖朝猶
為未稱爰加美號以旌厥實蓋不如是豈足以報
德報功乎今祀遺像於陋室其為弗欽莫大焉實
尹與郡之諸儒責盍改築是圖僉曰尹有是志孰
不說從遂東舊堂十步當校官廳事南其地爽塏
視故基崇五尺許尹乃首捐俸金大崇新廟葺土

成基柔石為垣尹既倡首士民樂施者或輸幣帛
或給菽粟藁者獻技力者効功凡木石甃甓與夫
工傭之僦直估加于時而人莫不競售爭趨惟恐
後每溫言役民民忘厥勞間有惰功弗忍刑而人
莫不懇服其為廟三間簷四阿東西廣為尺者二
十有一崇視深有加賁以丹碧輪奐炳燿中位沂
國公以正南面師席左侍鄒國亞聖公端冕正笏
儼然若生又建神門為楹者四制與殿稱外樹靈
星以壯神宮宮壖之東南堅築隄防夾岸以步計
者共六十有奇其廣六之一崇三尺五寸植柳以衛

其岸自是泉水患息西起角道二百步達邑之南

門通衢夏秋潦水民不病涉凡書院齋舍庖廚府

藏頹圯弗支者悉撤而新之以正殿為講所翼東

西廂為左右石齋以故講堂洎兩齋館校官大集弟

子釋奠肄業其中是役也經始於至正三年八月

朔落成於是年十有一月朔甫及十旬大役訖工

若匪鄭尹尊師重道廢寢忘食留意於斯奚克致

此況其廉正有守朴實無華為政而能急於所先

以轉移風俗之機其過人遠矣可不紀諸琬琰何

以見書院興建顛末揚我賢尹拳拳是役之心乎

迪既諸行聖之請而又嘉山長克紹祖風鄧尹能
舉其職可以述所聞以為鄒人言嗚呼思孟距今
殆将二千年矣遺址所在或遼或邇雖弗可必要
之不出於鄒鄒人因遺跡而思其人思其人而慕
其道屋而祀之又請立學設官以淑其子弟豈非
時雖有古今而道之在人心者初無古今邪道無
古今敢以思孟之所以為思孟者期於鄒人之子
弟可乎近代立四大書院如白鹿嶽麓睢陽石鼓
者本欲講明道義使之通諸心有諸身迨其末流
率皆徇乎俗學以發榮決科為業殆夫立書院之

始計故先儒記之者每寓其譏惟我聖朝各處書
院設置最廣若從祀十儒濂溪横渠等以正學開
群蒙固無可疑如海津之類莫不援例設官雖增
廣學校之美事然視是書院蓋不同科矣矧吾夫
子之道如大明中天萬世攸仰子思子實得其家
學而孟子又得其傳觀中庸孟子書則其道統紹
前聖啓後學之功豈迪妄議所能軒輕哉學者苟
能自下學之事黽勉弗怠以造上達之域則自戒
懼慎獨以至於育自盡心知性以至於知天不外
是矣學者必欲知其詳自有大賢之全書在又何

侯迪言之賛繼今以往大夫士暨鄒之諸生入斯
院陟斯殿覲感思孟師弟授受之容不惟有以興
起其良心亦知鄒尹能副聖朝褒崇之意以慰興
舉之心矣渙居師席丕隆　祖業能罄厥蘊以淑諸
生安知異日無傳道之人　復見於傳道之邑乎若
夫衛文藻志功名恐匪迪之所冀衍聖能知愚志
不遠數百里以斯文見屬是皆宜書

至正四年甲申二月壬辰朔國子司業潘迪記

至正八年戊子重修子思書院率性堂記

鄒邑中庸精舍即子思孟子傳道之遺址也子思

距今幾二千載粵自杏壇教息木鐸聲希鹿鳴下歌子衿繼起章縫者流於是梯近遷捷往往漁聲名媒利祿爲職教者視學校爲傳舍漫不知教養爲何事至是聖賢之道或幾乎息矣至正四年春余以胄子分職中書奏聞俾承乏之書院逮至正六年冬十一月始即講席覩殿宇翬飛丹碧炳燿聽事宏麗幽邃靚深會邑大夫士馬君亨李君元彬謂余曰改築殿宇者前邑尹鄧君彥禮也其他百廢鄧君悉欲具興以及瓜而代故有志而弗逮焉已而陳君顯來判茲邑慨然以繕修爲事前山長

李君輔又替襄以底厥成故廳宇一新而亦未遑宅
及也後數日余始謁廟僉曰廟然後有學自古而然
今玆廳事既新而率性堂不修耑而壞豈職教無居
之所反完美而講授之地獨可汚漏哉至正七年
春會闕里孔君之威來尹是邑筮仕之初躬謁廟
貌見百廢未舉乃諗于判簿曰君董是役未就厥
緒我宜圖之當協力以相之也於是二君以身率
先而吾黨之士寔佐其畧亟呼卒犖土命工庀材
勇者効力智者獻藝而向之頹然危者扶之撓折者
葺之破缺者補之赤白漫漶者治之斯堂既成美

哉輪奐文不踰侈儉不失度於是君諸生者有舍
庖饌者有厨與夫靈星之門乃作而新之視昔有
加焉先是殿宇東偏有隙地若許每因利溝之水
暴漲廟為衝激二君亟命具畚鍤者累土而築擴
而充之至於梛岸之側復夾護之以周圍之墻蓋
可嘉也或謂由因利以達於書院道路卑隘民舞
病涉將若之何二君又欲築土以崇之旁甃以石
俾免決壞恐奪農時功徐以進其灰石甎甓工備
之僦直估于時民弗知擾又焉得而不趨事赴工
也哉是役也蓋經始乎七年之秋而落成乎八年

之夏嗚呼余謂物之隱顯亦有其數是學之興非判簿不能作之於其前非令尹不能成之於其後二君之繕修書院也屬歲大侵可謂奮螳臂以當轍刮龜毛以成氈者歟厥既訖功衆徵余文以記其事辭不獲已乃拜首稽首而言曰嘗謂率性之有堂尚矣自子思作中庸始言天命之謂性終言脩道之謂教而中乃貫之以率性之謂道焉蓋人物之生莫不各有循其性之自然而天命之性不過仁義禮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君臣之

分以至敬長尊賢亦道也至於循其禮之性循其
智之性則凡恭敬辭讓之節文是非邪正之分別
孰非斯道之所寓邪登斯堂也吾黨之士苟能會
率性之理於吾心將見鳶魚飛躍之機化育流行
之妙不在於天淵之間而又在吾目前矣嗚呼斯
道之傳也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至於吾夫子
迨曾子一唯之後斯道始傳於子思子思又傳於
孟子觀中庸一書及七篇之旨其所以啓迪人心
者益昭如日星也余既重邑人夫士請又嘉令尹
判簿有功於名敎也於是乎書

至正六年戊子六月朔日書院山長趙景濂謹記

國朝正統二年丁巳子思書院門墻記

昔者子思傳聖人之道立學在茲而賢母教子三遷遂就舍其傍故子能因其教而成大賢母亦因其子而有今名是以遺跡尚存若沂國述聖公廟建焉鄒國宣獻夫人斷機堂立焉但以隣墻既久而門未之以立有缺觀瞻嵒恭

上命忝作是邑立意年久未克是遂今於正統二年春乃與同寅共興其事樓門既成事可以記嵒性不敏學讀聖賢書非敢以毫末之微力輒書於墻壁

惟以紀其歲月以俟後之君子將有大作者焉故并系之以頌云

廟貌巍巍兮壯觀文邦以賢擇賢　故宅在傍古
今崇重兮有石文章今茲新門兮　五棟雕梁飛簷
甃翠兮無所觀光表出賢跡兮三　遷之坊林木森
森兮萬代流芳願言永固兮世世無疆

正統二年丁巳春三月良吉鄒縣知縣房昺謹書

記

正統六年辛酉重修子思書院記

魯之鄒邑孟子故宅之側舊有子思書院即當時

傳道之所豈子思之鄉時所建耶歷代滋久遺址
僅存元元貞初邑大夫司居敬復置于曝書臺孟
母斷機祠畔至正中邑尹鄧彥禮孔之威復相繼
修之永樂中邑令朱瑤又徙置曝書臺東與斷機
祠相直距今三十餘年寖用圮壞今為邑者得銅
臺勞侯邑慨然有志乎聖賢之事而以興舉廢墜
為心乃率僚屬出俸金購材傲工經營弗懈木斲
而已不加雕琢圬而已不加飾墁階以石冪窗以
紙衣冠像設儼然授受之容其所以啓發乎後學
者多矣是工也蓋經始乎正統己未之春而落成

乎明年之夏噫若使者其用心亦勤矣哉工既成
會予以省覲還寧陽拜謁闕里宣聖五十九代孫
襲封衍聖公彥縉五十八代孫世職曲阜知縣公
鍠五十五代孫三氏學録克昱請予官翰林以文
字為職業命記其事刻石以彰侯功予惟崇儒重
道興廢補敝乃長民者之首務近時有司廹於簿
書期會奔走奉承且不暇又孰能留意於此哉此
侯之所以崇尚前聖嘉惠後學異乎他為邑者遠
矣雖然思孟道統之傳功德在天下燦然如日星
與天地相為悠久其配享廟庭血食萬世固不係

乎斯堂之成否而君子之為政輕重緩急不忘所自者於此乎見矣予故特書之將以媿夫世之仕者讀聖賢之書而忘其所自者也且重諸公之命書以傳焉

正統六年辛酉冬十月吉日翰林院修撰寧陽許彬撰

金宣宗貞祐元年癸酉鄒國公墳廟之碑記

魯之廟食千有百年不絕者曲阜孔子鄒之孟子兩祠而已孟子鄒人也後孔子三十五年而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也鄒本古邾小國兗州之南鄙也

至繆公時改邾為鄒鄒城東南隅有岡曰文賢其
勢回旋掩抱有溝曰因利水自巽方而來灌城壕
而西之古人傳之曰因此山川之秀而孟子生焉
今魯國鄒興鄉鄒儒里即其地其先魯公族孟孫
之後公夙喪其父母李氏以賢德見稱家貧以女
工自給鞠育其子有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
思治儒術博通五經尤長詩書時值周衰之末戰
國縱橫用兵爭強以合從連衡為賢以權謀譎詐
為事先王大道幾於掃地異端蜂起邪說蝟興若
楊朱墨翟放蕩之言至於塞路公嘗嘆曰楊墨之

言不息孔子之道不著距而闢之由是聖人之道
振而復起久而愈明真可謂命世亞聖之大才者
也遂以儒道歷聘諸國轍環天下卒老于行三見
齊宣王而不言事欲以攻其邪心說梁惠以仁義
為利國之術終莫能聽雖沒世而無聞於是垂憲
言以遺後人遂著書七篇粲然靡所不載唐韓愈
推其功以為不在禹下者信不誣矣公為齊卿時
將喪母而歸葬於魯也今在鄒與鄉馬鞍山之麓
者是也公之卒也葬於四基山之陽郭璞云邾城
東南有嶧山嶧山北有牙山牙山北唐口山唐口

山北有嶧山陽山北有孟軻塚在焉今四基山者
是也景祐五年春置廟於其傍取門人之高弟配
焉以此子子孫孫奕世相傳居多近其所歲時奉
祭塚廟元豐六年十月因吏部尚書曾孝寬言於
朝曰孟子有廟在鄒未有封爵載在祀典况先儒
皆有封爵孟軻氏萬世所法歷惟舊邦古有祠宇
宜封爵以示褒崇遂特加鄒國公元豐七年九月
蒙朝廷詔賜庫錢三十萬增修其祠其像服九章
樂正子配享公孫丑萬章俱侍左右給其賜田以
嚴洒掃宜其後嗣蕃衍詢其祖派得孟寧孟堅等

十數家皆其裔也獨一日敬謁祠下因攟其實而
紀之用傳不朽因述銘曰
猗歟鄒　公運逢姬季挺秀郰城賢罔因利幼被母
教長師聖孫辯匪好辯言為知言學長詩書性樂
仁義高行厲辭離倫絕類轍環諸國始以道鳴方
鑿圓枘卒老于行著書七篇根極理要揆叙包羅
閎遠微妙拔邪樹正開道斷疑聖人之亞王者之
師德述唐虞辭闢楊墨不下禹功優入聖域瓦礫
諸子醇乎其醇百代而下子孫詵詵四基之陽佳
城邃宇魯邦所瞻令名千古

貞祐元年秋九月十一日柯亭孫弼謹記

元貞二年丙申孟子墓碑文

有宋景祐四年歲在丁丑孔公道輔守兗州訪孟子墓得于鄒縣東北三十里四基山之陽即其地廟而祀之泰山先生孫復為記以闡揚墨事著孟子之功可謂識其大者後公百五十有九年乙未是為元貞元年東陽司君敬尹鄒度奠塏以新學宮復故宅以建精舍導江張須為述養浩之旨稱命世之才叙傳心之要來遊來歌有所興起既而葺孟子墓齋廬琢石為危坐像冠章服衣逢掖俾

觀者有考乎古謂頌曰子三刻石於孟子之學之
志之才論譔至矣孟子出處大槩史傳不詳盍考
焉以表諸墓頌以孫先生在前固讓不敢司侯請
曰子無所稱述記載籍孟子師子思問牧民之道
何先子思曰先利之孟子曰君子教民以仁義而
已矣何必曰利此平生出處之本也周顯王二十
三年乙酉至魏愼靚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赧王
二年戊申去齊先儒朱熹作資治通鑑綱目備書
之厥有旨哉居魏十八年居齊六年當時西有秦
南有楚以地則大以力則疆從衡之士馳騖不暇

孟子曾無轍跡豈智不及哉所不為耳魏犨齊辟彊之於秦楚地醜德齊莫能相尚而願安承教願輔吾志之言視諸秦楚彼善於此斯言也山經之介然也用之成路可也故絕犨之言利而道之以仁義對辟彊桓文之問而開其不忍人之心將朝則稱疾以全進退出使則不言行事以遠嬖倖槩舉乎此佗皆可知其間不用茅塞之者彼有取爾也故曰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其去魏也犨卒而赫立也其去齊也辟彊卒而地立也史記顯王二十六年戊寅在齊辟彊立通鑑在

三十六年戊子史記顯王四十五年丁酉在齊地
立通鑑在赧王元年丁未史藏周室者既滅六國
衰本之秦紀秦紀不載日月世本多舛通鑑據汲
冢竹書不經秦火蓋可信也皇極經世書載孟子
去齊在顯王四十四年丙申國辟彊之世去齊或
以伐燕故歟伐燕辟彊事也燕世家謂在地時誤
矣且謂孟子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又
廣記備言之又審者其伐燕也始則沈同之問終
則陳賈為之辭既有以解辟彊甚慙之心孟子於
是致為臣而歸矣人生幾何遨遊魏齊二十四年

知經世書所載則十有八年矣其間不過之魯之
宋與滕薛數小國而已心則聖人不敢忘天下之
心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我未之見不得在名世之
列者時也如廢繩墨變彀率枉尺直尋吾恐反為
虞人御者羞矣司馬遷知不足以知孟子盛誇諸
侯郊迎撇席擁篲前驅於騶子者謂豈與孟子困
於齊梁同蓋世知詭遇獲禽而不知為之範無以
見聖賢之志也儀衍得志當時景春稱為大丈夫
孟子直謂妾婦故雖不可三月無君必出疆載質
又安肯鑽穴踰墻以取國人之賤宿晝居休綽綽

餘裕在易困而不失其可亨此之謂也繇是而觀
之騶子田忌之徒乃所謂邪說詖行淫辭孟子於
此則息之則距之則放之以正人心者豈所屑為
也今千六百餘年矣孟子之墓如岡如阜萬世觀
仰彼佞偽馳騁果安在乎尚有古之士有考乎此
亦可知所自處矣故因司候之請刻石墓旁而記
其大略如此云

元貞二年二月甲寅生明哉孟氏五十一代孫將
仕郎益都路儒學教授祇祖立石

導江張𩑶撰文

邑人楊秉秀書丹

鄆城李介篆額

至正三年癸未孟子墓思本堂記

四基山右麓鄒國亞聖公墓前祭堂歲久摧毀至正二年春五十二代孫族長孟惟讓出廟帑楮幣千餘緡重建基堅柱短桷匾甍鏤墻皆用甓不事華飾務閎悠久其制四楹不辟中室置巨石焉以陳俎豆春秋展省雖値風雨亦不妨祭祀事爲甚便也邑之判簿股溪王君履信實董其役至五月工畢履信以少年告祭既竣事謂質曰天下之物

寧有不被名者若玆堂君可揭二字俾聖裔永視
為儆蒸祀厥興建歲月以諗于後顧不偉歟質方
主褻廟館固不容辭迺目曰思本為之說曰凡物
莫不有本人本乎祖惟於本有不思故其心德鑿
而入於薄也夫吾在萬形所以貴其軀者祖之遺
也所以淑其性者祖之德也或富壽康寧祿顯亨
諸慶幸者皆祖之貺也蓋源深者流衍根盛者枝
茂凡子孫所居所有莫不由祖先發之其可不致
思而報乎矧亞聖之為祖上極群聖力拯時弊開
示天心以淑人性功侔神禹萬世永賴其有國家

者崇其祠而祀之爵其子孫而育之在縣蠲復徭
役累世無所與又豈他姓之祖可比思報之心宜
如何哉後凡登是堂者覩是名味是語思無怵於
中報祀之禮虔愨之心容有少懈邪又吾學聖人
之門沐聖人之澤者視此亦當知所勉矣時
至正三年上巳龍山鄭質謹記
國朝宣德九年甲寅
魯王重建孟子墓祠堂記
鄒國亞聖公之墓在鄒縣東三十里四基山下祠
堂之建久矣迄今傾毀遺址存焉

皇明宣德九年甲寅夏

魯府以營建陵寢餘材命工重加創造時行在工部主事上饒施公淵以使事莅焉晨夕謀殫慮以提調為已任不旬日告成復刻之以石適予考績便道過訪淵徵言以記之予惟亞聖之道傳於子思上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緒與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著書七篇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闢楊墨驅夷狄尊王黜伯仁義以之而明邪說以之而息正論以之而興實千萬世之所永賴韓愈推其功不在禹下信矣墓之有祠祠廢

而不復非缺典乎此

賢王汲汲以興廢起仆為心主事施公復能賛而成

之俾昔之鞠為茂草荒榛者煥然一新人人之共

慶也予不敏謹書此用昭

賢王崇教尊賢之意扶樹斯道之功永耀於不朽矣

是為記

宣德九年甲寅冬十一月望日南京國子監學録

弋陽李奎書

公孫丑萬章二賢墓世傳葬鄒境內城西北十里

公孫社萬章墓葬城西南十四里萬村坊郭社成化

十九年鄒縣尹蕭寧張泰始立碑表其墓令本縣

春秋二祭永為常例額曰

壽光伯公孫丑之墓

博興伯萬章之墓

元成宗元貞元年乙未孟母墓碑記

孟子自齊葬於魯蓋母喪也其地在鄒縣北二十
五里馬山之陽馬鬣其封隆然岡阜千六百餘年
宜有豐碑紀載而蔑之或聞豈歷世既久遂湮沒
邪惟片石在旁題曰鄒公墳廟碑者僅存於母之
德或畧鄒縣尹東陽司居敬完孟子廟宇復孟子

故宅葺孟子墓廬用心既勤亦各紀其事矣而又以孟母墓碑爲請須讀鄒公墳廟碑莫釋其疑因不敢固讓以袪觀者之惑其言母氏曰李未知何據當考而謂孟子後孔子三十五年生時周定王三十七年謹按孔子以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歲辛後三十五年實貞定王二十五年丙申又三年戊戌貞定崩孟子之至魏顯王三十三年也歲在乙酉逆數至貞定丙申爲二百十年愼靚王二年壬寅去魏適齊視乙酉十八年赧王元年丁未去齊在齊六年自齊葬魯此六年間皇極經世書謂

孟子顯王四十三年乙未為齊卿四十四年丙申
去齊則葬魯丙申前事其生不在孔子卒後三十
五年明矣且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即魯哀公十
九年孟子安得二五吾猶不足之語禁哀公於口舌
間邪孟子曰由孔子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
世若此其未遠也蓋自孔子卒至孟子游梁時方
百四十餘年而孟子以老則孟子之生去聖人未
百年也其葬魯也充虞以木若以美為問孟子答
以得之為有財古之人皆用之而臧倉沮魯平公
之來見有曰孟子之後喪踰前喪然則實為齊卿

時所以俊然而盡於心者蓋母氏劬勞亦至矣
以聖賢之質在傳不勤處節不煩固有不待教而
能者考之劉向列女傳孟母之教歷歷可紀墓而
築埋市而賈衒其居使之舍學宮之旁則設俎豆
乃性然也以有知而欺信示機織以勸學猶曰童
子之教耳子行子義吾行吾禮之言實在齊時孟
子老矣而母訓益嚴謂教之所致非耶世之人知
以教子責之父師而不察母教之尤近也知乳哺
之為恩而不知訓誨之為恩知畜養之為慈而不
知禮法之為慈咯噢則視無能則憐媮惰於襁褓

之中養成於長大之後習與性成父師之訓不能入雖有美材不得為良器矣孔子再歲而孤孟子夙喪其父操心危慮患深以達於大聖大賢之域繄母訓是賴因表諸孟母之墓使天下之為人母者知所取則焉乃為銘曰惟昔任姒來嬪于姬秩秩徽音為周之基粵若孟母爰適魯族篤生大賢喪父以夙輔之翼之教之誨之聖道有傳繄母之儀乃徙其居乃斷其織母廢於食母墮於德自古孤孽克成其才譬彼桐梓拱把孰培來棄自齊居卿之位不傒其親有七十以美馬鬣斯封隆然其岡

千六百年山高水長 嗟爾有子勿曰能食企而及之惟母是似

元貞元年二月甲寅孟氏五十一代孫將仕佐郎益都路儒學教授祗祖立石

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導守江張頡撰

邑人楊秉秀書丹

鄄城李介篆額

墓誌

國朝承事郎濟寧府兗州鄒縣知縣桂孟撰

宣聖五十六代孫資善大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篆

濟寧府兖州鄒縣儒學訓導張思大書

處士宗子諱惟恭字彦通姓孟氏寔

鄒國亞聖公五十二代孫其先有諱德義者君之祖

考諱名祖者則君之考也自余來尹鄒邑求孟氏

之賢者僅得君之孫思諒相與來往將載期愍焉

桓以大父没未有述　請再四而益固盖處士

之生篤厚而明敏結髮而知嗜學弱冠而能為文

辭平居寡言笑不求宦達遇事有謀而善果斷暨

主領祀事能幹置雅於繼述之事尤惓惓焉泰定

五年五月蒙中書撥付祭田以頃計者三十官錢

以繒計者三千有奇收貯貫粒具籩豆罍洗恭偹
春秋釋奠以其贏行貸計其子本所入次第興創
正殿塑亞聖像建兩廡作靈星門重三間構講堂
西齋神厨庫房繚以周垣約百餘丈築斷機堂于
中庸書院之西北甃曝書臺又刻加封亞聖制碑
及宗枝圖林廟碑大小凡三十餘座君娶李氏生
二子長之廉幼入孔顏孟三氏學願守祖祠不仕
娶王氏次之訓始由單父縣儒學教諭陞莒州儒
學學正娶
宣聖五十二代孫譙縣尹孔吉甫女生二子思諒孟

其冢嫡也生九歲而孔氏没繼母仇氏實勤教育
至正間嘗在任本縣主簿兼典祀事
國朝初從襲封衍聖公入覲
闕庭得請歸守奉林廟練達而有幹雜能祠宇經葺
亞聖之祠娶唐氏次元孫蚤没女二人長大春適
卓氏次綿綿亡適毛氏嫡孫一人伯顏幼學女二人
長秋童次順亡童俱幼君生以前至元二十一年八
月二十有二日卒以至正九年十二月二十日春
秋七十有六以至正十三年八月初六日葬於馬
鞍山之祖林一四臨付鄒宅園產業嗚呼闢邪說淡

聖謨厥祖之功大矣君以幹濟之才又學而又早
志不仕獨以祖庭林廟樹建報故始終爲務而卒
克如志其考終命宜哉余生後猥以弗獲願接爲
儛今思諒又克朝夕孳孳恩有以繼志承考且覃
文以揚前休亦宜牽聯得書始崇乎辭之固耶銘
曰
源之衍流必滋道斯弘後昌宜兮
道明晦懸彼蒼稽厥功邈以彰兮
彼寧者丘祖林之隈我銘貞堅兮
灼其潛幽求有覯於茲丘兮

歲在辛亥季春閏三月日孟氏族長之全協讚
亞聖五十四代孫大宗孫前鄒縣主簿燕典祀事思
諒謹立石
孔顏孟三氏子孫儒學教授曹景原篆額
進士出身濟寧府兗州鄒縣丞鄧原忠書丹
濟寧府兗州鄒縣儒學訓導張思大撰文
公諱之訓字曾甫定
鄒國亞聖公五十三代嫡孫處士君之仲子也前元
至正甲申舉父儒學教諭考滿陞莒州儒學正適
值兵興棄職歸桑梓願守祖祠兵亂避地薊州不

幸以疾歿于正寢甲子五十有一公夙有學識又
歷校官所至學者遵其教薫其德雅有可觀至於
事親孝接友信名著內外文人碩儒咸加禮貌誠
無忝於先祖焉公娶
宣聖五十二代孫譙縣尹孔吉甫之女溫恭孝慈內治
有法先卒合葬於城東北馬鞍山先兆之次生二男
二女長思詠次元孫早卒再娶倪氏亦貞順所毓
一子思忠女二大春適卓氏次綿綿適毛氏孫男一
人克或幼學孫女四人長曰秋喬次順童秀童四
童男婦二人唐氏郝氏冢婦思諒生而秀長而幹

亦常為本縣主簿有良吏才於家國之務罔不悉
心及兵後經葺
亞聖祠率族人致祀尤謹况簿與余善請銘先考潛
德為發其光 義弗獲辭廼為銘曰
鳧繹之靈 篤生亞聖 孟氏之門
寔賴餘慶 五十三葉 子孫述業
銘以著之 昭示無竭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 男思諒等立石

三遷志卷之六 終

至聖六十一代孫太學生振齋孔弘幹撰并篆盖
君姓孟氏諱彥繼字朝承別號雲繹
亞聖五十九代孫曾祖諱希文景泰間褒崇道學始
授翰林院五經博士世其職祖諱亨隱居弗仕父
公肇以伯父嫡子尚幼
欽除前職主奉　亞聖祀事嫡母孔氏　至聖五十九
代孫闕鄉司訓孔彥雲女鍾愛君如已出母周氏
實其所自生弟彥序太學生彥秀早逝彥寘各能
保族宜家姊妹八人各有所歸君幼頴敏有氣節
文藻燁然善楷書早遊三氏庠治葩經援例補國

學生時尚總角立履談論咸中矩度四方之士見
者靡不歛袵嘖嘖以爲大賢之後自出流儕表深
爲大司成所器重君列名廣業堂教授馬公元吉
陽明王先生高弟也以道學爲己任尤見引推逮
歷事天曹註選歸振綵庭闈侍上使下舉得其道
值翰博公疾家政悉委之君待族屬親友處昆弟
室家藏獲千餘指皆得其宜而無間言或有枉道
相干者断以大義不爲利誘平生高致婬聲豔色
不接於目君門弟甲鄉邑爲南北通衢士夫宦達
過者莫不駐謁　祖祠其裁書代啓親友酬答之

劇咸萃于躬日昃尚不遑食且侍疾寢和衣藥先
嘗躬供糜者數載由此積勞漸致凋瘵歲餘乃至
不起嗚呼衆方期其騰踏振奮輝光喬木而乃遽
止于是天何賦之厚而斂之速邪卒之日聞者識
與不識無不哽咽矧為父母者何勝其情君娶孔
氏　至聖裔孔弘禮女恪修婦道佐公蒸嘗菽水
惟謹生子不育從翁命檢其弟彥賓子承泗奉君
祀於無窮云距其生嘉靖壬午六月十六日子時
卒於嘉靖壬子十月二十七日未時得壽三十有
一筮於癸丑歲九月十八日葬於馬鞍山祖塋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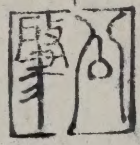
側翰博公乃托執鄒邑庠士張南崗請予銘諸墓
以示於後且孔孟有朱陳之好君與予少同庠序
厠國學則同堂同班辱愛甚深聞訃即哭于室衷
君之情尚不能勝奚忍銘公之墓耶辭不獲已揮
涕而銘曰山有嵬繹泉有淵源鳳棲孤桐鯨變長
川鱗羽將成遽爲所顛悠悠昊天胡爲乎厚其賦
而不假其年悠悠昊天
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秋吉男承泗泣血上石

三遷誌卷之六終

三遷志後語

三遷志成余再拜而三復讀焉憒憒歎
曰二千年仁義之故六十世雲仍之遠
今始著於譜篤哉
邑山公之用心也與
祖澤可相爲不朽考其凡首之以行教
道用彰也次之以林廟光岳鍾也次之
以祭器禮樂備也次之以出處列傳稽

簡定也次之以世系宗法主也次之以封號以章服以祀典以恩卹以弟子封爵文治昭也次之以詔勅以奏疏以褒徽寵錫渥也次之以詩文碑記文獻在也以三遷名志匪始也篤哉鼎山公之為心也敬壽諸梓以傳昔戴氏編朱子實紀李氏訂白鹿洞志君子尚之視三遷志之功當下什倍余因是

惜史記所傳有未詳與三騶慎到接子
田子並傳又過詳也
鳥山公以為何如
亞聖五十八代孫前翰林院世襲五經博
士孟公肇謹識

三遷志卷終